

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

论集

郑必坚 编
贾春峰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集

郑必坚 贾春峰 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集

郑必坚 贾春峰 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1/32 9 印张 2 插页 192千字

1988年7月北京第1版 198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100册 定价3.50元

目 录

鲍彤同志谈深化和拓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理论研究	(1)
钱学森同志谈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系统	
方法”研究初级阶段理论	(3)
我们立论的基础	郑必坚 (5)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地位和	
主要矛盾	龚育之 (17)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刍议	王 蒙 (41)
——一个笔记式的提纲	
大变动 再认识	郑必坚 贾春峰 (53)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究的深化和拓展	
历史性成就和新的挑战	郑必坚 (63)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龚育之 (74)
——关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在新起点上的拓展和深化	贾春峰 (87)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究断想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的任务	
和战略	桂世镛 (108)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 王梦奎 (132)
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价值规律 任仲夷 (167)
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 方恭温 (174)

——把私营经济放到我国商品经济发展
的大背景下来认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民族

- 问题 司马义·艾买提 赵延年 (193)
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统一战线 黄 铸 (223)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改革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吕日周 (250)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利益群体论 顾杰善 张 翔 (261)
评世界范围的改革调整潮流 郑必坚 郭震远 (267)

鲍彤同志谈深化和拓展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究

鲍彤同志在 1987 年 12 月 25 日召开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究座谈会上指出，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不但不意味着这方面研究工作的终结，相反对这一理论的研究应不断深化，并要进一步拓展到经济、政治、文化、党的建设、统一战线等各个具体领域中去。深化和拓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当前理论研究最重要的课题。

他说，十三大报告阐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党内外国内外都引起了非常积极的反响。正如邓小平同志最近接见外宾时谈到的，十三大的一个特点是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坚定地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迅速地被人们所接受，显示了这一理论的生命力；也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所说的，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这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进程中的又一件大事。如同我们党过去解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离不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最根本的实际一样，在今天，解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也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根本的实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观察和解决当代中国建设和改革问题的理论基础。

他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虽然已经提出，但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个方面实际状况，对这个阶段中各种社会矛盾及其演变发展的规律，以及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的具体发展规律，我们目前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没有几年、十几年以至更长时间锲而不舍的努力是不可能研究清楚的。他要求理论工作者紧紧地跟踪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跟踪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分析新情况，研究新矛盾，在理论上不断地作出新的概括。

为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究健康发展，鲍彤提出要掌握三条基本精神：

第一，研究工作应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防止僵化和自由化。

第二，重视国情调查，倾听实践呼声。理论工作者同实际工作者要共同努力，以我国的现实国情作为研究的基础，以生产力标准作为评价的尺度，抓住实践中出现的新事物和新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作实事求是的说明，避免脱离实际，从抽象概念出发，寻章摘句，进行概念推演。要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究的过程，作为改造我们学风的过程。

第三，切实贯彻“双百”方针，通过客观的、平等的、融洽的讨论和不同观点的争鸣，通过多种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使认识逐步深化，使研究的过程成为克服片面性的过程和促进理论队伍团结的过程。

(鲍彤同志为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

钱学森同志谈 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系统方法” 研究初级阶段理论*

最近，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谈到如何深化和拓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究时，提出要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系统方法”。

钱学森说，我们现在一说科学技术，好象不包括社会科学，好象社会科学理论是独门独院，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是分家的，这说不通。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光靠现在的社会科学机构是不够的，要促进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盟。

他说，大家都知道，所谓近代科学的研究，是把现象分割，进行单项实验。工程技术如导弹的研制，都是先分解开然后综合。自然科学取得这么大成就，都是用这个方法。但这个方法用于社会科学行不通，因为这里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而人类社会不能切块。现在社会科学的文章，你说一大套道理，他说一大套道理，常常是概念、术语上的纷争，死抠书本，字眼上转来转去，属于思辨，

* 这是1988年1月20日上午钱学森同志同郑必坚、贾春峰的谈话要点。

这不行。说明社会科学还没有一个科学的研究方法，类似牛顿以前没有微积分一样。

钱学森说，现在我们找到了一个方法，这就是“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系统方法”。中央领导同志多次说，改革是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什么叫复杂的系统？人本身也是复杂系统，社会更复杂。社会是由人组成的，有人的主观因素作用，知道了消息之后还要思维和判断，这叫社会系统。搞清社会系统很不容易，描述它要有几百个、上千个参数，只用十几个、二十几个就简单化了，硬要简化就会加进主观想象的东西。运用系统方法已经有了成功的例子，例如航天部七一〇所对国民经济发展形势的年度预测分析以及粮油倒挂问题的测算。对那些测算，中央领导同志曾经给予充分肯定，评价很高。当时七一〇所同志们，一是依靠了各方面经济专家们的知识、经验；二是周密收集了有关数据、信息；三是由此确定了理论模型，运用计算机算。有了这三个要素，结果很成功。数据是实实在在的，又加了人的智慧、经验、判断，这就是定量与定性相结合。这种方法，我认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精神的。可以说这就是社会科学的“微积分”，这才是真正的软科学。软科学不是硬碰硬，软就软在人的智慧、经验起作用。现在我们有了大型电子计算机、数学模型，技术上能解决这个问题。组织起来这么去干，用这个方法来考察世界的变化，考察国情，制定战略方针，面向21世纪。

（钱学森同志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

我们立论的基础

郑必坚

—

党的十三大在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从国情出发，深刻说明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并且明确指出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说得好：“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什么经验呢？在我们看来，一切从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就是最基本的经验。

也许有同志会问：“辛辛苦苦几十年，干了个‘初级阶段’？”

无疑，大家都希望国家能够进步更快。一举摆脱贫落状态而臻于理想境界，岂不更好？但是我国社会今天究竟处在什么历史阶段，这不是主观愿望问题，而是客观实际问题。

我们应当不怕实事求是，应当不怕脚踏实地，应当不怕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应当不怕清醒地老老实实地面对国情。

二

当然从来也没有人公开主张可以不要认清国情。但在实际上，人们所谓国情，究竟是事实上存在的，还是主观臆断的？是真正反映全部基本要素的，还是片面表面的？是贯彻于一切方面和一切过程之中的，还是一时的偶然的可有可无的？这里大有分别。而这种分别，决定一切。

就来简略地看一看，十三大报告是怎样分析国情的。

第一是历史前提。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这样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所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

第二是现实状况。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已经确立，38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但是就总体来说，经济文化落后和发展严重不平衡，没有也不可能根本改变。

第三是曲折道路。没有现成经验，加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20年间的一系列重大“左”倾错误而又长期不觉悟，甚至愈演愈烈，这就大大加剧了我们今天面临问题的复杂性。

第四是国际比较，把中国放到世界范围去比较。十三大报告虽然没有专讲，但是实际上一再尖锐指出了。这一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衡量发达不发达的标准，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的，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各国之间相互比较才能明确起来的。我们今天讲战略目标，讲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不是面对着17、18、19世纪或20世纪前期的资本主义，而是面对着20世纪后期以至21世纪上半叶的资本主义。所以说，挑战是严峻

的，这个大背景是绝对不可忽略的。

四个方面，如实地和全面地概括了基本国情。

应当说，这是事实上存在的，是全部基本要素，是贯彻于一切方面一切过程的，而不是主观臆断的，片面表面的，可有可无的。

全部问题归结到：我国这样一个原来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国家，虽然能够不经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相当长时期内仍然不可避免地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

由此而来的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

三

从国情出发，首要的和根本的是从本国社会生产力的实际状况出发。

大家知道，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大都是原来经济文化落后或比较落后的国家，而不是如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设想的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国家。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国家才能发生，相反地，他们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落后国家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把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看作特殊的例外现象，并且是以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为前提的。正因为这样，他们没有探讨过落后国家能否先于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更从来没有使用过“社会主义建设”和“赶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类的提法。而列宁以后，从1917年到现

在，整整70年间人类社会的巨大变动，却用确定不移的历史事实告诉人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却仍然落后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这是一个摆在几乎所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面前的巨大矛盾。

首先触及这个问题的，是列宁。

他在逝世前不久，在批驳那种认为俄国既然落后就不该革命的观点时，这样说：“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怎样，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

列宁的观点完全正确。问题是在于，1917年以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实际上往往都是对生产力发展过程的长期性估计不足，由此而来的就是对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长期性认识不足。这就不可避免地要经历曲折，付出代价。

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这里有缺乏经验的问题，有外来封锁和侵略战争那样的临时因素的干扰和破坏问题，也许还可以说有某些领导者个人因素的影响问题，等等。但是归根到底，还有一个是否从本国国情首先是本国社会生产力的实际状况出发，是否清醒认识在落后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究竟什么东西可以逾越而什么东西不可逾越的问题。

就以我国情况来说吧。

当着我们说中国可以越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指的是在近代我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具体历史条件下，由于阶级力量的对比，由于各个阶级之间和各派政治力量之

间的长达百年的反复较量，证明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这是事实，是一方面的事实。

当我们说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逾越的时候，则又指的是我国无产阶级虽然取得政权，虽然进入社会主义，而就生产力水平来说，就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程度来说，却仍然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也是事实，是又一方面的事实。

两个方面的事实，同时告诉我们：不论中国人民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所进行的革命阶级斗争，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何等辉煌的胜利，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过程本身毕竟是实实在在不可逾越的。我们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用一整个历史阶段，去完成人家在资本主义下完成的工业化和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任务。从 50 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算起，至少也要上百年，时间短了是不行的。

这个过程之所以不可逾越，首先是因为，“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马克思）。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传下来，成为后人继续前进的历史基础。毛泽东同志在 50 年代就说过，我们的老祖宗，从前清末年算起，包括张之洞蒋委员长交给我们的遗产，钢只有 90 万吨，机床只有 8 万台。

这个过程之所以不可逾越，其次是因为，生产力是人们的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能力的结果，而这种能力诸因素的形成和发展只能日积月累，是渐进过程。即使是产业革命时期，也都是以几十年计，而不可能象战争和政治斗争那样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取得胜利。

这个过程之所以不可逾越，第三是因为，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把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以为既然可以越过资

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也就可以越过商品经济充分发展阶段的观点，曾经造成严重混乱，实践证明是完全错误的。

这个过程之所以不可逾越，第四还因为，自从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世界范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这就发生了生产力水平的国际比较，而且“水涨船高”。

毫无疑问，建国38年来，我国生产力已有巨大进步。仅仅七八年前我国还属于世界“低收入国家”，现已进入“中等偏下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行列。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对额，居于世界第9位。我们钢、煤、石油产量和发电量及若干重要农产品，居于世界前几位。但是另一方面，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无论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重要工农业产品产量，还是每一农业劳动力供养人口数；也无论是各项基础设施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还是生产社会化和商品化水平，等等方面，我国同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都是很大的。

不讲别的，只就“工业化”问题来说。过去认为，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到70%以上，就算“工业化”了。但是我国今天工业产值虽然已经占到73.6%，而农业人口却仍然占到近80%，大大高于世界平均44%的水平，更不必说发达国家的水平了。这种状况说明，我们的工业化任务并未完成。所以十三大报告重提“工业化”，并且把“逐步变为非农产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历史性任务。

总之，正如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提出80年代三大任务时所指出，为了缩短和消除两三个世纪至少一个多世纪所造成的我们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必须下长期奋斗的决心。

正是这一条，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完善和成熟，都必须经历一个相当

长久的过程，决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什么叫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

四

可不可以此说，建国以来，我们事业的胜利或失败，路线的正确或错误，党内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的争论，归根到底，就在于是否真正从国情首先是从社会生产力的实际状况出发。

建国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之所以是清醒的正确的，根本一条就在于如实地估计到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落后状况，把我国“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作为最基本的国情，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党在建国之初，把主要锋芒对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并一再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时期，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由于方针适当，取得了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伟大胜利，1953年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

也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党又从1952年下半年起反复酝酿10—15年内基本实现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形成“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1954年把这条总路线载入宪法，并且领导全国人民在50年代取得了基本实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这方面存在的缺点和偏差，主要是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急过粗；但是整个说来，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在这以后的一个短时间内，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我们党的总的指导方针还是清醒的。八大把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这种状况之间的矛盾，作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八大为社会主义建设所制定的一整套路线和政策，也都是正确的。

那时毛泽东同志不止一次地指出：说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进入是进入了，但是尚未完成，不要说已经完成。

他还在八大预备会议上尖锐指出：如果生产力几十年还上不去，你象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不幸的是，八大开过不久，关于主要矛盾的原来提法即被取消，而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来代替。路线并不巩固。从1957年起，20年间，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一系列重要实际成就的同时，我们党的指导方针却愈益严重地背离了八大路线。

一是1958年“大跃进”。主观意图是要大抓生产力，实际上却以为只要依靠群众运动和“一大二公”，就能够迅速地把生产力提到极高程度，改变“一穷二白”，甚至迅速超越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进入共产主义。

二是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以后。这时不再搞“大跃进”了，经济调整取得重要进展，并且转而强调社会主义的长期性。但是与此同时，对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使用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这样一个所谓“大过渡”的含混提法；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则坚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始终是主要矛盾”的错误提法。其结果：一方面，把当前阶段混同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完成的过渡时期，从而极端夸大和歪曲了本来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坚持“阶级斗争为纲”；另一方面，又把当前阶段混同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从而